

北京大學日刊

The University Daily

第六百七十二號
(今日出版一版)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
電話
東局一千零七十二號

廣告費
報費
本報訂閱費：每月一元二角，半年七元，全年十二元。外埠加郵費。廣告費：第一版每行一元，第二版每行八角，第三版每行六角。長期廣告另議。本報地址：北京大學第一院。

（目要日本）

對於改良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意見（一續）
莊子哲學（二續）

校長辦公室啓事

頃接廣州嶺南大學副校長鍾榮光先生來函謂願請一國文教員主任該校華僑班之國文月薪八十元云云本校畢業生中如有願往者請於八月三日以前將詳細履歷示知本室以便轉達該校

九、七、二十七、

陶履恭啓事

頃接武昌高師友人來函稱該校擬請本國地理教員一位每週授課十二小時以上月薪二百元本校同人一有願經介紹相當之人者務希函告鄙人爲盼

九、七、二十七、

平民夜校啓事

本校承 北大出版部印刷課捐大洋四角正特此鳴謝

九、七、二十七、

平民夜校鳴謝啓事

敬 謝

謝夢麟先生贈 新教育 三本
王貴珍先生贈 新 離 一本
陳用才先生贈 實業建設 四本
陳 政先生贈 新青年 一本

又

國民

新生活國慶號

科學的唐山

新國民

白頭少年

懷海隱聲譜

華英初階

英文法程初集

英文法程二集

文章學

國粹叢書

詩國詩錄

海棠仙館詩鈔

杜律

德文編譯的中文稿

時事新報學燈

時事新報餘載

朱謙之先生贈……

英文類(共七册)

1. Geography of China (One Volume)

2. The Elements of Economics (1 Volume)

3. Selected English Readings (1 Volume)

4. Sea side and way side (Book Four, 1.)

5. Companion Letter Writer (One Volume)

6. China's New Century Readers (Volume

V)

7. First English Reader (One Volume)

中文類(共拾叁册)

1. 查理斯密氏初等代數學

2. 陳文譯中等平面三角法

3. 化學工業一斑

4. 生理學摘要

5. 陳用光編生理衛生學

6. 化學(共和國教科書)

7. 中學植物學教科書

8. 外國地理(共和國教科書)

9. 中華中學地理教科書

10. 法制概要(共和國教科書)

11. 林道宇編經濟學

12. 中華中學修身教科書

北大圖書贈書一百三十九部共二百二十六本

九、七、二十八、

九年畢業同學錄編印處啓事

分發畢業同學錄銅版及相片時間前經本處公布目下已屆期滿尚有未領人領取除將其同學錄相片由敝處轉經手掛號郵寄分交各本人外所餘銅版八十五個刻統在本校第一院出版部售書課待領又張君到住址未詳其同學錄相片無從郵寄一併交

該課代存茲將未領銅版諸君姓名開列於後希於年內各赴該課領取逾期則交毛君準保存不再分發合併通知此啓

未領銅版諸君姓名

于連孝君	王友順君	王祥輝君	丘耀芳君
邢玉書君	曲宗邦君	朱耀東君	吳勃君
吳甄君	吳希伯君	吳伯琴題	吳新桂君
李用平君	李澤彰君	李謙鏡君	汪雲涵君
金博君	金潮君	金長社君	林應運君
施洪君	施仁培君	胡慶隨君	姚士杰君
程煥章君	桂步騷君	夏昌治君	夏承棟君
梁煥章君	倪道鴻君	袁嘉瑞君	陸鉅恩君
陳中君	陳光普君	陳兆麟君	陳作鏗君
陳泮藻君	陳維彰君	張煦君	張步高君
張爲政君	張和君	張海觀君	張雲鶴君
張傑真君	黃珍君	黃壽鼎君	許本裕君
崔鴻元君	華超君	莊允升君	莊汝霖君
馮中斌君	陶明游君	曾秉衡君	溫錫銳君
楊錦豪君	楊濟之君	葉士良君	賈振雄君
董慎方君	鄭瑣君	鄭英君	趙其昌君
趙鴻業君	齊國樸君	齊鼎晉君	董廷裕君
劉敵君	劉紹欽君	劉崇謹君	劉景任君
劉景昆君	劉顯周君	蔡恩賢君	賴心銳君

勵乃驥君 龍龜化君 薛宗周君 戴博陸君
韓壽晉君 羅汝榮君 顧鳴鳳君 顧寶陸君
費寶銓君 九、七、二九。

本校布告

本校布告

預科初試及格各生定自本月三十日起
舉行覆試所有試驗科目及時間另表宣
布屆時務於每日早七鐘半以前攜帶筆
墨前往本校第三院聽候點名領卷與試
切勿自誤此布

民國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國立北京大學招考預科新生覆試科

目時間表 九年七月

七月十三日	午前 八時至十時 歷史
七月十三日	午前 十時至十二時 地理
七月十三日	午前 八時至十時 理化
七月十三日	午前 十時至十二時 博物

入學考試委員會布告

檢查體格落第及初試落第諸生文憑證
明書等自本月二十八日起每日上午九
時至下午四時在第一院註冊部發還請
即各持收據前來領取爲要此布

七月二十七日

公牘事由

文牘課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收發文

件事由單

收到文件一件

一、教育部送糧食救濟會捐冊請廣爲勸募函

發文 無

專件

對於改良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意見

(二續)

劉復

第二種是檢目、是預備已經知道書名、或已經
知道著者姓名的人用的。他的編製法、可依電話
號碼簿的方法、以書名及著者姓名的第一字的筆
畫多少爲標準(此指中國書及其他用中國文字之
書籍言；英德法意等國之書籍、則依羅馬字母；
梵文、希伯來文、阿拉伯文等、其自有字母者、
則依其原有之字母、或改用羅馬字亦可。)譬如
章太炎有一部國故論衡、我們在「章」字部中、可
以檢到！

在「國」字部、也可以檢到！

國	國故論衡	章太炎著
國	國故論衡	章太炎著
國	國故論衡	章太炎著
國	國故論衡	章太炎著

至於關於每一部書的卷數、出版年月、號碼等、
却只須一見、不必雙方互見、以省手續。譬如如
人要看章太炎的書、他在「章」字部中、翻到一

章	章太炎著	國故論衡
章	章太炎著	國故論衡
章	章太炎著	國故論衡
章	章太炎著	國故論衡

他就可以知道圖書館裏所藏章氏的書、共有這幾
部。於是他若要看小學答問。他可以在「小」字部
中、檢到！

小	小學答問	章太炎著
小	小學答問	章太炎著
小	小學答問	章太炎著
小	小學答問	章太炎著

他又可以在「文」字部中、同樣的檢到文始的版本
、卷數、號碼；這樣、他只需在借書券上寫一個
書名、寫一個號碼；(其實單寫一個號碼、他就

夠了)、就可以在幾分鐘之內、看到要看的書。

第三種是「類目」、是供普通的翻檢、或供一般
心上要看那一類的書、對於那一類的著者和書名
、還不十分清楚的人用的。這一種是最普通、
最陳舊的分類法、我也不必再囁嚅蘇蘇的舉例、
只須把他的大綱說明：

- 一、先分大類；
- 二、次於大類中分小類；
- 三、次於一小類中、依年代之先後、分別著者；
- 四、次於一著者之著作中、依成書之先後、分別書名；
- 五、次於一書中、仍出版之先後、分別排列。

其各書之卷數、號碼、是否完全、及各種版本之
優劣、有無異同、均應仔細查明、使查檢的人、
查了這一種目錄、就不必再查檢目。

第一種的總目、館中只須預備一二分、就可以
用抄寫本、不必印刷。但是分訂爲二本：一
本是永久部分的、一本是臨時部分的。到
臨時部分改編爲永久部分了、就隨時把他加訂上
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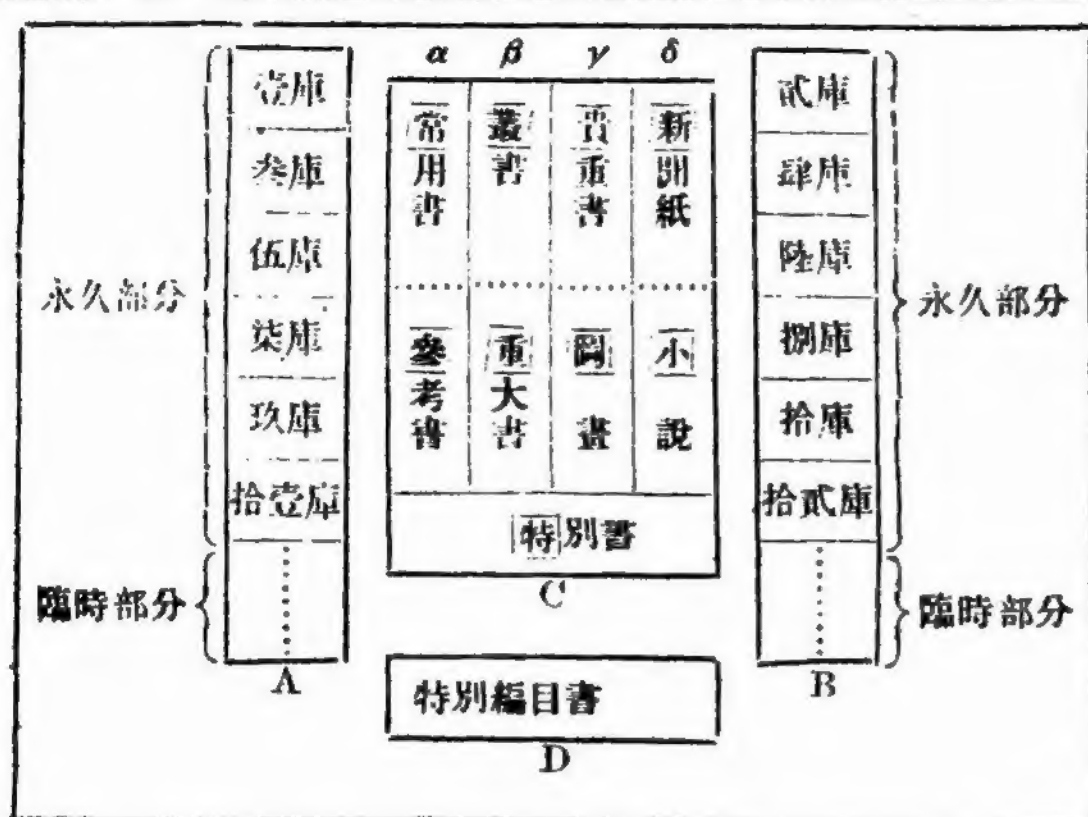
第二種的檢目、和第三種類目、却應當預備幾
十份；就是一二百份、也不算多；這是因爲看書
的人多、閱覽室中、只備一份書目、斷斷不夠
用；而且常常翻檢、極容易損壞。所以這兩種、
應當用鉛字排印。

這種排印的書目、最要緊的一句話、就是要用
活葉本、不可以訂裝。譬如檢目、每一個字部
排完了、下面就儘他空着、不必接排第二字部；

第二字部是另起一頁。類目中、也是一小類、或一個著作極多的著者排完了、下面就儘他空着、不必接排第二小類、或第二著者。（此均指永久部分說）。這樣、將來如有添進的書、就可以隨時依着字部、或小類、或著者、印起一個書名來、黏貼在他下面的空紙上；到空紙貼滿了、好在他是活葉本、只須將他拆了開來、插進一葉空紙去、又可以貼上許多書名。（此指臨時部分說）。到過了若干年、我們整理一次、把臨時部分重新編目、改作永久部分、也只須把黏貼的目錄扯去了、插進新印的書目；那原來的永久目錄、留着不動。這樣、書數儘可以隨時增加、却不愁書目中包括不盡、也不愁最新買到的書、不能編入最新的目錄。

組織上之改良

關於收藏書籍的問題，我在前文已大略說過；其實那種說法，是很籠統的，在事實上，斷斷沒有這樣的簡單。如今就我的私見，畫一個藏書處組織法的理想圖如下：——



圖中A、B兩大部，是藏書的主要部分。A部是本國書（日本書或者也可以歸入此類；因為日本書的作者和書名，多用漢文。如其以為不便，可歸入C部）、B部是外國書、（是專指用羅馬字母的外國）。我們假定原有的、和將來每年買進的書籍、中國書和外國書、分量大致相等、所以把單數的書庫、完全藏本國書；雙數的書庫、完全藏外國書。

C 部的書，就理論上說，也儘可以歸入 A B 兩部、分別收藏；但是爲事實上的便利起見，以分割爲是。

這裏面又分爲五類：——

類是常用書（如中文的史說、文選、李杜詩集、十三經等）和參考書（字典、年鑑、百科全書等）。這種書，應當放在閱覽室裏，聽憑閱覽人自由翻檢，不必填寫借書券。

b 類是叢書和重大書。這兩種書、就理論上說、當然要把他歸入 A B 兩大部收藏；現在要把他分割開來、也是爲事實上的便見起見。其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爲一種書的分量太重了、不但是從

或叢書；反正同在一間屋子裏，從書櫃裏搬出書來放在棹子上，再從棹子上搬到書櫃裏，是很容易的。

叢書的編目法，也可以在此處附帶說明。譬如黎庶昌所刻的一部古逸叢書，在類目中，應當把他的總名目，和所有的號碼（叢書不止有一號碼）、列入叢書類，即分記其二十六種細目於其下；同時又把這二十六種書，按照性質，分填於各類之下，注明黎庶昌古逸叢書本字樣。這是一書二見。在檢目中，其總名目，應當在黎字部中一見，在古字部中一見；其各書分目，亦一見於著作者姓名部中，一見於書名部中。這是一書四見。這種辦法，人家又要說：『太不憚煩』了；然而我却以為編目的手續，却不妨失之太煩，只須不要走錯路頭。因為你多了一分的煩，看書的人就可以多省一會事；開場的時候多了一些煩，將來就可以省却許多事。

叢書裏的各種書、裝訂應當各自分開、決不可以因爲葉數不多、就把數種合爲一種、譬如馬國翰的一部玉函山房叢書、簡直要把他訂作六百二十九本、編爲六百二十九號。類的貴重書（指難得之版本、及傳抄本、原稿等言）、和圖畫（指地圖、標本畫、美術畫等言）、不過爲保護上的利便起見、分別收藏、無須詳細解釋；不過貴重書一項、借閱時應否特加限制、或特定章程、可按照情形、另行酌定。

8 類是新聞紙（指日報、雜誌、及一切定期出版
物言）和小說。（新舊小說、劇本、彈詞、及小說
雜誌等。）

我們圖書館裏原有的日報雜誌、十種中幾乎有

在 British Museum 裏，新聞紙一類，都是要一年之後才能出借；他雖然有一個新聞紙室、室中所看不見的，却都是一年以前之舊聞；：這個辦法，在我們學校裏是行不通的，所以每種要備兩份。

又、British Museum 裏的小說、要到出版五年之後、才能出借。我們學校裏、若是不用這個辦法、恐怕許多也擠到圖書館裏去看起小說來、實在不好；若是用了他、又恐怕有專門研究小說的、不能看見新出的小說。最是有利無弊的方法、可以特定一例：凡是小說一類、無論新舊、無論何國出版、非經文學或文學史教授許可、概不出借。

E部的特別書，是指關於性慾問題的記載，和類乎淫書的小說而實。這一種，也是特定限額。

非經濟責任的教員許可，概不出借。

以上五類、收藏處雖然不在A、B兩大部之內、目錄却不妨編在一起；其號碼的第一字、可即用「常」、「叢」、「貴」、「等」字、以別於普通書之「壹」、「貳」、「參」、「肆」……至於一類之中、又須分為本國書外國書兩項、兩項之中、又須各分為永久臨時兩種、却與A、B兩大部的編制一樣。

D部的特別編目書、就是不能用漢字、又不能用羅馬字編目的書。就我所知道的、現在我們圖書館裏只有「周書西書藏」裏有幾部希伯來文聖經、必須歸入此類；還有許多日本書、或者也可以歸入此類、但就大體說、似乎還以歸入A類、較為便利。不過我們決不能以為將來的圖書館、永遠是這樣、所以這一個D部、是不能不有的。

(未完)

莊子哲學 (二續) 蘇甲榮

六 智識論

現在大家都說莊子對於智識論是持懷疑主義破壞主義的、但我以為未免有點誣妄了。他所要破的是人的成見、決不是真理。理以辯而愈明、但也許有時理以辯而愈晦、就是因為有好惡之情、存乎其間。人而至於以一己之好惡為是非之標準、則己之所好而非者、必將華辭以飾知；己之所惡而者、必將詭辯以勝人；這麼一來、還有什麼真理可說？將必愈辯而是非愈亂。莊子所反對的、只是這種師乎成心的詭辯；莊子所懷疑的、只是這好惡之情所執的是非；他所要破壞的、只是個人的私見。成心不去、詭辯不息、真理決沒有顯現的一天。所以我倒要說莊子是在反面擁護真理的一個功臣。

他的論調、決不是無病呻吟、他對於當時儒墨

的互相攻擊、惠施之飾辭過辯、真是慨乎其言之。我想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原來是為求真理；若己之所好的、便自以為聖知、所惡於人的、則詆之為禽獸、自由自由！那還有什麼價值？莊子的天下篇敘述諸家、而特置惠施於篇末、試看他說：

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心、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偏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勝、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賦一其一痛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

他對於這種逞辯飾知、殺雞白的人、深惡而痛絕之、可謂情見乎詞了。當時名家的辯論、在現在視之、雖不能謂他完全沒有道理；可是於社會的進化、也不見得有什麼貢獻。

莊子對於智識論的本意、我已替他辯明了；現在再把他論智識論介紹過來。

他說：「物固有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就是說宇宙間萬事萬物、都有一個道理。我們若能「因是」、而真理自見；是非客觀的、即物的、——自明。「因是」者、就是因其所是者而是之謂。所以說：「可乎可、不可乎不可……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齊物論篇論智識的、到處都是用是非兩字、只有這幾句用然可兩字。我想其中很有點分別。大約他所謂是非、係指主觀的、口頭的是非。所謂然可、就是客觀的真理。從前的人沒有看清楚、所以把他解錯了。——然而人則有好惡之情

共也。這個好惡之情、就是他所謂成心。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惟其好之也、欲以明之、郭註謂「明示衆人、欲使同乎我之所好」。然而人皆有成心、人皆各有其所好、就是人皆各是其所是。既有了這個偏執之情、於是人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郭註)所以說：「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這是莊子所說是非所由起。

是非既然是主觀的妄見情執、那麼、是未必就定真理、非的也未必就不是真理。所以說：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他並沒有否認宇宙的真理、他只是不信主觀的情執；他叫我們懷疑、不但不妄自從他人、並且不要藏於己私。

大塊噫氣、萬竇怒號；然而衆竅未嘗有心乎其間、所以吹的只是風聲、不是竅聲。我們於真理、若沒有好惡之情、只是「因是」、則言惡乎存而不可。然而人之心則非察之心矣。人之言則非風之聲矣。所以說：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特未定也。言惡乎隱而有是非？言隱於榮華。榮華者、謂浮華之辭、就是飾辭詭辯的辭。成見不破、飾辭是就、怎能夠分得真偽是非出來呢？所以說：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

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誑、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與我同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這裏所謂同乎異乎、都是指好惡之情而言。我與若與人都有好惡之情、所以都不能相知；既不能相知、還待他人仲裁嗎？請大家各自去正罷。「自正」就是大家去其成心；大家都各自去了成見、這個時候、真理不待辯而顯現了。

我們若遇了一個辯不了的是非、怎樣解決呢？莊子說：倘若我們是局中人、我們不必去求第三者的仲裁。因為第三者也是和我們一、有他的好惡之情。只要我們能夠自正、就得了。倘若我們是局外人、要明他們倆的真偽、我們就用「以明」的方法。「以明」謂反覆相明、因為是非是相對的、一定要雙方比較、才分得出他的真偽來。這個比較、見不容絲毫好要之情於其間的。所以說：「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就是指莫之偏任、不左右袒的意思。

總之莊子是叫我們為真理而求真理、這就是叫我們「以明」。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本章完全未完)